

禪要





參禪之要  
禪要

# 禪要序

參禪雖以不立文字不假修證為宗然既

可參則必有要要者何如網之有網衣之

有領使人一舉而徑得其直遂者是也萬

目非不網也遺網舉目網必不張萬縷非

不衣也捨領舉縷衣必不振永嘉云摘葉

尋枝我不能枝與葉非要根本固要也學

者復昧其根本鵝湖云要在當人能擇上



擇善而從可也凡學者往往差決擇於叢軔也

終適越而北轅乃又至破執從上祖師遺編山積

一話一言固無非綱領奈何世降聖遠情也

偽日滋心意識有以蠱蝕之則視綱領為

目縷者蓋忽忽矣我又

師後不說人高峯和尚自雙峯而西峯二十餘年念此

之故不獲已亦人尅的如神藥刀圭而起也

死靈符點畫而驅邪故有探其竒方秘呪也



秋堂主人房

將以為學徒綱領者或曰獲禽在目不

綱禦寒在縷不在領八萬四千法門門門

可入目與縷果非要耶將應之曰世尊法

門信廣大無邊乃設為方便狹小一門

使諸子出火宅而入大乘是攝目縷為綱領

耳然則綱耶日耶領耶縷耶要耶非要耶

未具頂門正眼未可以易言也喬祖預西峯

法席以來每抄集示徒法語之切於參決

押目傷之綱

辨要綱仍法改釋字

大

道



更其一者

者名之曰禪要久欲與有志者共之一日  
舉似姑蘇求中上人欣然欲募緣銀梓且  
俾喬祖為之序喬祖既已承命復告之曰  
師別有一要語在綱領外藏之虛空骨中  
兄欲銀我欲序皆不能尚俟他日更作一  
番揭露至元甲午重九日天目叅學真翁  
洪喬祖謹書







窺觀世之學者往往沉着於語下不能體  
 會其精微徒觀標月之指不覲當天之月  
 遂以言語文字為礙致俾古靈輪扁激而  
 為故紙糟粕之譏然言語文字正所以發  
 明心華模寫道妙初何嘗礙道哉

星三人考

高峯和尚說法如雲如雨直翁洪君撮其  
 竒秘名曰禪要永中上人從而鈹梓以廣  
 其傳舉綱而得綱挈裘而振領將俾學者



幼學金言

秋語

因法語之要以會道體之全其開牖後學  
之心可謂篤矣學者於此果能優游以求  
之厭餒以趨之澹然冰釋怡然理順則工  
夫次第進趣操畧

老師已和盤托出盡在此書矣特患學者  
未能猛烈承當耳吁扁鵲方中具有靈藥  
或名神丹或名無憂散回生起死功在剎  
那具眼目著精神盡心力汲汲而求之未



有不得者

老師之言豈欺汝也昔年發効學者慎無錯認古靈

輪扁之言而忘也老師諄諄之誨庶幾直

翁亦中功不虛施亦使觀語錄而得發明

者不專羨於前矣易至元甲午十月我生魄

參學清茗淨明朱穎遠謹跋



高峰和尚禪要

侍者 持正錄

參學直翁居士洪喬祖編

開堂普說

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  
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為人處也無師  
云有進云畢竟在那一句師云從頭問將來進  
云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云龍蛇混雜凡聖交



菩薩惘然樣三月懶遊花  
下路  
二柔悄然樣一家徒因雨  
中門

玄

參進云如何是箇箇學無為師云口吞佛祖眼  
蓋乾坤進云如何是選佛場師云東西十萬南  
北八千進云如何是心空及第歸師云動容揚  
古路不隨悄然機進云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  
朝宗師云你甚處見得僧喝師云也是掉棒打  
月進云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  
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云山河大地萬象森  
羅情與無情悉皆成佛進云既皆成佛因甚學



方

入不成佛師云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又進云  
畢竟學入過在甚麼處師云湘之南潭之北進  
云還許學入懺悔也無師云禮拜著僧繞拜師  
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師乃豎拂召大眾云此  
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伶俐漢若向者裏也見得  
便見龐居士安身立命處既見龐居士安身立  
命處便見從上佛祖安身立命處既見佛祖安  
身立命處便見自己安身立命處既見自己安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字  
士余小兒余三歲可知記  
可作人

幼

阿要

身立命處不妨向者裏拗折拄杖高掛鉢盂三  
條椽下七尺單前咬無米飯飲不濕羹伸脚打  
眠逍遙度日若是奴郎不辨菽麥不分扣不得  
已按下雲頭向虛空裏書一本上大人教諸人  
依樣畫猫兒去也山僧昔年在雙徑歸堂未及  
一月忽於睡中疑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  
疑情頓發廢寢忘餐東西不辨晝夜不分開單  
展鉢斛屎放屎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總只



三塔寺名達志公六祖  
三師塔也

五祖山名法演和尚大振

五祖塔名馬真影

素云有年三五六十爾返  
及元本是遠漢

是箇一歸何處更無絲毫異念亦要起絲毫異  
念了不可得正如釘釘膠粘撼搖不動雖在稠  
人廣衆中如無一人相似從朝至暮從暮至朝  
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純清絕點一念萬年境寂  
人忘如癡如兀不覺至第六日隨衆在三塔諷  
經次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驀然觸發日前  
仰山老和尚問拖死死向子直得虛空粉碎大  
地平沈物我俱忘如鏡照鏡百丈野狐狗子佛

講

王

卓



金丹

支兩

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後頭密舉驗之無不  
 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誣矣前所看無字將及三  
 載除二時粥飯不曾在蒲團困時亦不倚靠雖  
 則晝夜東行西行常與昏散二魔輟作一團做  
 盡伎倆打屏不去於者無字上竟不曾有一餉  
 間省力成片自決之後鞠其病源別無他故只  
 為不在疑情上做工夫一味只是舉舉時即有  
 不舉便無設要起疑亦無下手處設使下得手

混

生非告



非

別

疑得去只頃刻間又未免被昏散打作兩極於  
 是空費許多光陰空喫許多生受略無些子進  
 趣一歸何處却與無字不同且是疑情易發一  
 舉便有不待返覆思惟計較作意纔有疑情稍  
 稍成片便無能為之心既無能為之心所思即  
 忘致使萬緣不息而自息六窓不靜而自靜不  
 犯纖塵頓入無心三昧忽遇喫粥喫飯處管取  
 向鉢盂邊摸著匙筋不怕甕中走却鼈此是已

此字更苦是也

釋



驗之方決不相賺如有一句誑惑諸人自招永  
 墮拔舌犁耕現前學般若菩薩必要明此一段  
 大事不憚山高水闊得得來見西峰况兼各各  
 然指然香立戒立願礪齒磨牙辦鐵石志既有  
 如是操略如是知見切須莫負自己初心莫負  
 父母捨汝出家心莫負新建僧堂檀信心莫負  
 國王大臣外護心直下具大信去直下無變異  
 去直下壁立萬仞去直下依樣畫猫兒去畫來



首

畫去畫到結角羅紋處心識路絕處人法俱忘  
 處筆端下驚然突出箇活猫兒來因元來盡大  
 地是箇選佛場盡大地是箇自己到者裏說甚  
 龐居士直饒三乘十地膽喪魂驚碧眼黃頭容  
 身無地然雖如是若要開鑿人天眼目教揚佛  
 祖宗猷更須將自己與選佛場鏤作一團颺在  
 百千萬億世界之外轉身移步向威音那邊更  
 那邊打一遭却來喫西峰痛棒大眾既是和自

花

用



已颺了又將甚麼喫極忽有箇不顧性命底漢  
子聞恁麼舉出來掀倒禪床嚼散大眾是則固  
是要且西峰師子巖未肯點頭在

示衆

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留下一言半句惟務衆生  
超越三界斷生死流故云為一大事因緣出現  
於世若論此一大事如馬前相撲又如電光影  
裏穿針相似無你思量解會處無你計較分別



靈山會中九年之未故云未積  
已如三百五十骨第四千毛竅數  
云全身分併也

處所以道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是故世  
尊於靈山會上臨未梢頭將三百六十骨節八  
萬四千毛竅盡底掀翻雖有百萬衆圍繞承當  
者惟迦葉一人而已信知此事決非草草若耍  
的實明證須開特達懷教丈夫志將從前惡知  
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盡平生眼裏所見底  
耳裏所聞底莫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到與不  
到徹與不徹幾大念想奮金剛利刃如斬一握



絲一斬一切斷一斷之後更不相續直得曾以  
中空勞勞地虛豁豁地蕩蕩然無絲毫許滯礙  
更無一法可當情與初生無異喫茶不知茶喫  
飯不知飯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識頓淨計較  
都忘恰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  
底相似到者裏驀然脚蹉手跌心華頓發洞照  
十方如果日麗天又如明鏡當臺不越一念頓  
成正覺非惟明此一大事從上若佛若祖一切



登山須到頂分海湧到底

身口

初四字狗之亂走兒即散脫  
後四字狗之疾者兒即昏沉

身口

身口

差別因緣悉皆透頂透底佛法世法打成一片  
騰騰任運任運騰騰灑灑落落乾乾淨淨做一  
箇無為無事出格真道人也恁麼出世一番方  
曰不負平生參學之志願耳若是此念輕微志  
不猛利擗擗擗擗今日也恁麼明日  
也恁麼設使三十年二十年用工一如水浸石  
頭相似看看逗到臘月三十日十箇有五隻慳  
懾而去致令晚學初機不生敬慕似者般底漢



賞罰分明，賞則道不道俱  
賞罰則道不道俱，然則  
認賞則不用，認罰即大  
樣也，樣用同時，樣索不者  
者豈非天事耶

到高峰門下打殺萬萬千千有甚麼罪過今日  
我之一眾莫不皆是俊鷹快鷂如龍若虎舉一  
明三目機銖兩豈肯作者般身態元元度時然  
雖如是正恁麼時畢竟喚甚麼作一大事若也  
道得與汝三十拄杖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拄杖  
何故卓主文一下云高峰門下賞罰分明  
予假此來二十四年常在病中求醫服藥歷盡  
萬般艱苦爭知病在膏肓無藥可療後至雙在



夢中服斷橋和尚所授之丹至第六日不期觸  
裴仰山老和尚所中之毒直得魂飛膽喪絕後  
再甦當時便覺四大輕安如放下百二十斤一  
條擔子相似今將此丹普施大眾汝等服之先  
將六情六識四大五蘊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摠  
鎔作一箇疑團頓在目前不做一鎗一旗靜悄  
悄地便似箇清平世界如是行也只是箇疑團  
坐也只是箇疑團著衣喫飯也只是箇疑團何



屎放屎也万只是箇疑團久以至見聞覺知屎只是  
 箇疑團疑來疑去疑至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不  
 疑自疑不舉自舉万從朝至暮粘頭屎綴尾万打成一  
 片無絲毫縫罅万撼亦不動万趁亦不去万昭昭靈靈万  
 常現在前如順水流舟万全不犯手万只此便是得  
 力底時節也万更須懸其正念万慎無二心万展轉磨  
 光展轉淘汰窮玄盡奧万至極至微万向一毫頭上  
 安身孤孤迴迴卓卓巍巍不動不搖無來無去万



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後茲塵勞頓息昏散勦除  
行亦不知行坐亦不知坐寒亦不知寒熱亦不  
知熱喫茶不知茶喫飯不知飯終日豈恹恹地  
恰似箇泥塑木雕底故謂墻壁無殊纔有者境  
界現前即是到家之消息也決定去地不遠也  
已得搆也撮得著也只待時刻而已又却不得  
見恁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却不得將心  
待之又却不得要一念縱之又却不得要一念

糾

此句與前句同  
字句與前句同



棄之直須堅凝正念以悟為則當此之際有八  
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所有一切奇  
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隨  
汝心求隨汝心現凡有所欲無不遂之汝若瞥  
起毫釐差別心擬生纖塵妄想念即便隨他圈  
積即便被他作主即便聽他指揮便乃口說魔  
話心行魔行反非他非自譽真道般若正因從  
茲永泯菩提種子不復生芽刮刮生生常為伴



仙

侶當知此諸魔境皆後有心所起自心所生心  
若不起爭如之何天台云汝之伎倆有盡我之  
不采無窮誠哉是言也但只要一切處放教冷  
冰冰地去平妥妥地去純清絕點去一念萬年  
去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歎然爆地  
一聲管取驚天動地勉之勉之

示直翁居上洪新息

終日共談不二未嘗舉著一字復問此意如何



第九伏臥室多云諸佛非我度誰  
是度者父母非我親誰是  
日般親者第八佛降男倡云首途  
破龜

上根

中根

下根

不免通相鈍置父母非我親誰是家親者盲龜  
跛鼈靈利漢向者裏薦得便見無邊刹境自他  
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其或  
未然不妨撒轉機輪便就盲龜跛鼈上著些精  
彩起箇疑情疑來疑去直教內外打成一片終  
日無絲毫滲漏鯁鯁于懷如中毒藥相似又若  
金剛圈栗棘蓬決定要吞決定要透但盡平生  
伎倆憤將去自然有箇悟處假使今生吞透不

乃不二  
十四  
乃不二



下眼光落地之時縱在諸惡趣中不驚不怖無  
 拘無絆設遇閻家老子諸大鬼王亦皆拱手何  
 故蓋為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然則有諸  
 現業畢竟般若力勝如箇金剛童子鑽之不入  
 撼之不動世人出於豪勢門墻亦復如是一切  
 官屬吏卒無不畏之又若擲物墮地重處先著  
 目即雖有成住壞空之相如龍脫殼如客旅居  
 其實本主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增無減無老



無少自無始劫來至於今生頭出頭沒千變萬  
化未嘗移易絲毫許堪嗟一等學人徃徃多認  
者箇識神不求正悟不脫生死置之莫論今生  
既下此般若種子纔出頭來管取福慧兩全超  
今越古裴相國李駙馬韓文公白樂天蘇東坡  
張無盡即此之類也雖沈迷欲境亦不曾用工  
纔參見善知識一言之下頓悟上乘超越生死  
雖在塵中遊戲三昧不忘佛囑外護吾門咸載



祖燈續佛慧命此輩若不是宿世栽培焉得便  
恁麼開花結子福是慧是是則固是今日山僧  
却有箇燈凡成聖底藥頭不假栽培底種子說  
則辭繁略舉一偈欲明種子因熟讀上大人若  
到可知禮盲龜跛鼈親

結制示衆

大限九旬小限七日毫中有細細中有密密密  
無間纖塵不立正恁麼時銀山鐵壁進則無門



노의를 음을 말고 노의  
노의를 음을 말고 노의  
노의를 음을 말고 노의

退之則失如墮萬丈深坑四面懸崖荆棘切須  
猛烈英雄直要翻身跳出若還一念遲疑佛亦  
救你不得此是最上玄門普請大家著九山僧  
雖則不管閑非越例與諸人通箇消息

示衆

皮穿肉爛筋斷骨折具無礙辯橫說豎說若謂  
向上一關敢保老兄未徹直須虛空粉碎大海  
枯竭透頂透底內外澄澈正恁麼時猶是眼中



著肩大衆且道如何是到家處句泥牛喫鐵棒  
金剛迸出血

若論此事如大火聚烈燄亘天曾無少間世間  
所有之物悉皆投至猶如片雪點著便消爭容  
毫末若能恁麼提持剋日之功萬不失一儻不  
然者縱經塵劫徒受勞矣

海窟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  
金剛眼崑崙騎象鷲鷲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



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檢點得出許汝一生參學  
事畢

若論此事譬如人家屋簷頭一堆椽椽相似從  
朝至暮雨打風吹直是無人覷著殊不知有一  
所無盡寶藏蘊在其中若也拾得百劫千生取  
之無盡用之無竭須知此藏不從外來皆從你  
諸人一箇信字上教生若信得及決不相誤若  
信不及縱經塵劫亦無是處普請諸人便恁麼



信去免教做箇貧窮乞兒且道此藏即今在甚  
處良父云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解制示衆

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直得箇箇皮穿  
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討天千錯  
萬錯今日到者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  
束東西南北任運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  
雖如是且道忽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如

蚯蚓一線  
林間一線

空通消息

塵塵一線  
太公一線

沒道消息



何棲泊良久云惡

示眾

若要真正決志明心先將平日曾中所受一切  
 善惡之物盡底屏去毫末不存終朝兀兀如癡  
 與昔嬰孩無異然後乃可蒲團靜坐正念堅凝  
 精窮向上之玄機研味西來之密旨切切拳拳  
 兢兢業業直教絲毫無間動靜無虧漸至深密  
 幽遠微細微細極微細處辟如有人遠行他方

切：息到自  
 兢：戒動自  
 拳：拳持且  
 業：惶恐且



百尺竿頭坐底雖然得  
八未為真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  
世界是全身

漸漸回途已至家舍又如鼠入牛角看看走至  
尖尖盡底又如捉賊討賊搭至情理俱盡不動  
不退無去無來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卓卓巍巍  
孤孤迴迴如坐萬仞崖頭又若停百尺竿上一  
念纔乖喪身失命將至功成九仞切須保任全  
提忽於經行坐卧處不覺因地一聲猶如死在  
漫天荆棘林中討得一條出身活路相似豈不  
快哉若是汨沒塵勞不求昇進譬如水上之浮

論語云九仞為山一  
篑不足不為九仞之  
高也



木其性實下，輒得身輕，不堪浸潤。又如庭中之  
花，雖則色香俱美，一朝色萎香滅，無復可愛。又  
如農夫之種田，雖有其畝而工力不至，終不成  
實。便如貧窮乞兒，得少為足，久久萌芽再發，荊  
棘復生，被物之所轉，終歸沈溺，無上清淨涅槃，  
無由獲覩。豈不枉費前功，虛消信施。若是有志  
丈夫，正好向者裏，晦迹韜光，潛行密用。或三十  
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終無他念，踏得實實落落。



絕陳云孔子絕糧於陳奉故云  
飢夫也

穩穩當當直教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無礙  
去住自由報緣遷謝之日管取推門落臼若只  
恁麼紙裏茅纏龍頭蛇尾非特使門風有玷亦  
乃退後學初心如上所述管見莫不昏是藜藿  
之類飽人不堪供養以俟絕陳之流終有一指  
之味徃徃學道之士忘却出家本志一向隨邪  
逐惡不求正悟妄將佛祖機緣古人公案從頭  
穿鑿遍相傳授密密珍藏以為極則便乃不守



毗尼撥無因果人我愈見崢嶸三毒倍加熾盛  
如斯之輩不免墮於魔外永作他家眷屬若有  
未遭邪謬不負初心當念無常迅速痛思苦海  
沈淪趁二時粥飯見成百般受用便當便好乘  
時直入莫待臨嫁醫癭此乃從上佛祖之心印  
無礙解脫之妙門設使機緣不偶工力未充切  
須捨命忘形勤行苦行至死拚生一心不退復  
有葛藤未盡不免重說偈言此心清淨本無瑕



太平本為將軍致  
不許將軍見太平

輪王三寸鐵輪王七寶中  
兵老履一寶也

只為貪求被物遮突出眼睛全躰露山河大地  
是空華

東西十萬南北八千纖塵不立寸草不生往來  
無礙妙用縱橫直饒親到者裏正是棄本逐末  
引柁招殃耳道如何是本擲主文云拋出輪王  
三寸鐵分明遍界是刀鎗  
低頭覓天仰面尋地跛跛挈挈遠之遠矣驀然  
撞著徐十三郎噯元來只在者裏以手拍膝一

五  
二



下云在者裏臘月三十日到來也是開眼見鬼

立限示衆

五陰山中魔強法弱戰之不勝休擬議著寶劍  
全提莫問生殺奮不顧身星飛火撒有功者賞  
無功者罰賞罰既已分明耳道今日喫棒底上  
座是賞耶是罰耶若向者裏緇素得出便見與  
化於大覺棒下悟喫棒底消息

示衆



參禪若要剋日成功如墮千尺井底相似從朝  
至暮從暮至朝千思想萬思量單單只是箇求  
出之心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工或三日  
或五日或七日若不徹去西峰今日犯大妄語  
永墮拔舌犁耕

有時熱閏閏有時冷冰冰有時如牽驢入井有  
時如順水張帆因此四魔更相殘害致使學人  
忘家失業西峰今日略施一計要與諸人掃蹤



滅跡良久云捷

元弟家成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不見佛性往  
往皆謂被昏沈掉舉之所籠罩殊不知只者昏  
沈掉舉四字當體即是佛性堪嗟迷人不了妄  
自執法為病以病攻病致使佛性愈求愈遠轉  
急轉遲設使一箇半箇回光返照直下知非廓  
然藥病兩忘眼睛露出洞明達磨單傳徹見本  
來佛性若據西峰點檢將來猶是生死岸頭事



若曰向上一路須知更在青山外

若論此事正如逆水撐船上得一篙退去十篙  
上得十篙退去百篙愈撐愈退退之又退直饒  
退到大洋海底撥轉船頭欲又要向彼中撐  
上若具者般操志即是到家消息如人上山各  
自努力

此事的實用工切處正如搭對相撲相似纔有  
絲毫畏懼心纖塵差別念蘊于胷中何止十撲



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非口欲言而未能之見

要

十九

道

九輪未著交時性命已屬他人了也若是鐵眼  
銅睛憤憤悻悻直要一拳打碎一口吞却假使  
喪身失命以至千生萬劫心亦不忘諸上座果  
能如是知非果能如是著鞭剋日成功斷無疑  
矣勉之勉之

晚參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動轉施為輝今耀古若是  
操心不正悟處不真粧粧點點鬪鬪釘釘被人



輕輕撥著未免喚燈籠作露柱且道如何是實  
參實悟底消息良久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示信翁居士洪上舍

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箇決定信字若  
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  
如箇鐵椀子相似管取剋日成功不怕甕中走  
鼈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歷一百一十城  
參五十三善知識獲無上果亦不出者一箇信



此胡為睡懶似蚌蛤類一宿一千年不中低名字

斯多舍果頂多舍果  
阿那舍果阿那漢果亦

字法華會上八歲龍女直往南方無垢世界獻  
珠成佛亦不出者一箇信字涅槃會上廣額屠  
兒颺下屠刀唱言我是千佛一數亦不出者一  
箇信字昔有阿那律陀因被佛訶七日不睡失  
去雙目大千世界如觀掌果亦不出者一箇信  
字復有一小比丘戲一老比丘與證果位遂以  
皮毬打頭四下即獲四果亦不出者一箇信字  
楊岐參慈明和尚令充監寺以至十載打失鼻

尚矣



孔道播天下亦不出者一箇信字從上若佛若  
祖超登彼岸轉大法輪接物利生莫不皆由此  
一箇信字中流出故云信是道元初德母信是  
無上佛菩提信能永斷煩惱本信能速證解脫  
門昔有善星比丘侍佛二十年不離左右蓋謂  
無此一箇信字不成聖道生陷泥黎今日信翁  
居士雖處富貴之中能具如是決定之信昨於  
壬午歲登山求見不納而回又於次年冬拉直



翁居士同訪始得入門今又越一載齋糧裏糝  
特來相從乞受毗尼額為弟子故以連日詰其  
端由的有篤信趣道之志維摩經云高原陸地  
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正謂此也山僧  
由是憮之將箇省力易修曾驗底話頭兩手分  
付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決能便恁麼信去便恁  
麼疑去須知疑以信為躰悟以疑為用信有十  
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如水漲船



高泥多佛大西天此土古今知識發揚此段光明莫不只是一箇決疑而已千疑萬疑只是一疑決此疑者更無餘疑既無餘疑即與釋迦弥勒淨名龐老不增不减無二無別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同一出沒天堂地獄任意逍遙虎穴魔宮縱橫無礙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故涅槃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須知此樂非妄念遷注情識之樂乃是真淨無為之樂耳夫子



云夕死可矣顏回不改其樂曾點舞詠而歸咸  
佩此無生真空之樂也矣苟或不疑不信饒你  
坐到弥勒下生也只做得箇依草附木之精靈  
魂不散底死漢教中言二乘小果雖入八萬劫  
大定不信此事去聖逾遙常被佛訶直欲教大  
信起大疑疑來疑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的  
要見者一法子落著如與人結了生死冤讐相  
似心憤憤地即欲便與一刀兩段縱於造次顛



沛之際皆是猛利著鞭之時若到不疑自疑  
寤寐無失有眼如盲有耳如聾不隨見聞窠臼  
猶是能所未忘偷心未息切宜精進中倍加精  
進直教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東西不辨南北不  
分不見有一法可當情如箇無孔鐵鎚相似能  
疑所疑內心外境雙忘雙泯無無亦無到者裏  
舉足下是處切忌踏翻大海倒須彌折旋俯  
仰時照顧觸瞎達磨眼睛磕破釋迦鼻孔其或



未然更與添箇注脚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  
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師云大小趙州拖泥帶水非特不能為者僧斬  
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  
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  
向他道狗舐熱油鑊信翁信翁若向者裏擔荷  
得去只者一箇信字也是眼中著屑

示眾



兄弟家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絕世忘緣單明  
此事不透脫者病在於何本分衲僧試拈出看  
莫是宿無靈骨麼莫是不遇明師麼莫是一暴  
十寒麼莫是根劣志微麼莫是汨沒塵勞麼莫  
是沈空滯寂麼莫是雜毒入心麼莫是時節未  
至麼莫是不疑言句麼莫是未得謂得未證謂  
證麼若論膏肓之疾揔不在者裏既不在者裏  
畢竟在甚麼處咄三條椽下七尺單前



若論此事如登一座高山相似三面平夷頃刻  
可上極是省力極是利便若曰回光返照點檢  
將來耳朶依前两片皮牙齒依舊一具骨有甚  
交涉有甚用處若是拳雲攫霧底漢子決定不  
墮者野狐窟中埋沒自己靈光辜負出家本志  
直向那一面懸崖峭壁無棲泊處立超佛越祖  
心難久久無變志不問上與不上得與不得今  
日也拚命跳明日也拚命跳跳來跳去跳到人



法俱忘心識路絕驀然踏翻大地撞破虛空元  
來山即自己自己即山山與自己猶是宛家若  
要究竟納僧向上巴鼻直須和座颺在他方世  
界始得

一二三四四三二一鈎鎖連環銀山鐵壁覷得  
破跳得出大千沙界海中樞一切聖賢如電拂  
若是覷不破跳不出切須翻天覆地離巢越窟  
便就一歸何處上東擊西敲橫拷豎逼逼來逼



去逼到無棲泊不奈何處誠須重加猛利翻身  
一擲土塊泥團悉皆成佛若是不樵不斲半進  
半出蛇吞蠃蟆西峰敢道驢年始得

結制示衆

以拂子三大衆還會麼若也會得如來禪祖  
師禪栗棘蓬金剛圈五位偏正三要三玄無不  
貫串無不窮源到者裏說甚長期短期空觀假  
觀得念失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若



也不會汝等一衆既是各各齋糧裏糝教大心  
來九十日中十二時內切切惺惺兢兢業業莫  
問到與不到得與不得牢絆草鞋緊著脚頭如  
冰稜上行劒刃上走捨命忘形但恁麼去纔到  
水窮雲盡處烟消火滅時驀然踏著本地風光  
管取超佛越祖直饒恁麼悟去猶是法身邊事  
若曰法身向上事未夢見在何故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示衆

若論參禪之要不可執蒲團為工夫墮於昏沈  
散亂中落在輕安寂靜裏擗皆不覺不知非唯  
虛喪先陰難消施主供養一朝眼光落地之時  
畢竟將何所靠山僧昔年在衆除二時粥飯不  
曾上蒲團只是從朝至暮東行西行步步不離  
心心無間如是經及三載曾無一念懈怠心一  
日驀然踏著自家底元來寸步不曾移



昏沈掉舉喜怒哀樂即是真如佛性智慧解脫  
只緣不遇斯人醍醐上味翻成毒藥靈利漢假  
饒直下知非全身擔荷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  
百何故豈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穢之門  
若論此事如蚊子上鐵牛相似更不問如何若  
何便向下背不得處拚命一鑽身透入正恁  
麼時如處百千萬億香水海中取之無盡用之  
無竭設使志不堅心不一悠悠漾漾東飛西飛



要  
二十七  
饒你飛到非想非非想天依舊只是箇餓蚊子

端陽示衆

三十年来橫草不拈豎草不踏單單只合得一  
服快活無憂散其藥雖微奏功極大不問佛病  
祖病心病禪病凡病聖病生病死病是病非病  
除禪和子一種毛病之外聞者見者無不靈驗  
且喚甚麼作毛病良父云各請歸堂點檢者

示衆



若謂著實參禪決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  
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弥山第二要有大憤  
志如遇殺父冤讐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  
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正在欲露未  
露之時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剋日功  
成不怕甕中走鼈苟闕其一辭如折足之鼎終  
成廢器然雖如是落在西峰坑子裏也不得不  
救咄



一葉落知天下秋  
不風流處也風流

拈主文云者一著子從上佛祖求之雖歷千魔萬  
難萬死千生如水東流不到滄溟決定不止以  
此推之夫不容易若要點鐵成金與千聖同域  
豈淺識小見者所能擬議直須具舉鼎拔山力  
包天括地量斬釘截鐵機打鳳羅龍子果有如  
是操略主丈助以發機卓下云有意氣時添意  
氣卓一下云不風流處也風流若是跛鼈首龜止  
跳得一跳兩跳伎倆已盡西峰門下揔用不著



先以定動無明之厚根  
後以智發邪見之鄰林

度主文喚送在師子巖頭一任東湧西沒  
侍者云  
若論此事真正用工決定不在行住坐卧處決  
定不在著衣喫飯處決定不在屙屎放尿處決  
定不在語默動靜處既然如是畢竟在甚麼處  
嚮若向者裏知得落處便見未出母胎已自行  
脚了也已自來見高峰了也巴自心空及第了  
也已自接物利生了也設使無明垢重不覺不  
知未免先以定動後以智故  
文喝一喝云一



隊無孔鐵推

天

示理通上人

大抵學人打頭不遇本分作家十年二十年者  
 邊那邊或參或學或傳或記殘羹餽飯惡知惡  
 覺尖尖滿滿築一肚皮正如箇臭糟瓶相似若  
 遇箇有鼻孔底聞著未免惡心嘔吐到者裏設  
 要知非悔過別立生涯直須盡底傾出三四四  
 回洗七番八番泥去教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

今異時



般若靈丹方堪趣向若是忽忽草草打屏不乾  
縱盛上品醍醐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且道利  
害在甚麼處咄毒氣深入

示衆

良醫治病先究其根纔得其根無病不治禪和  
子成十年二十年篤信守一不明生死者蓋為  
不究其根須知人我即生死之根生死即人我  
之葉要去其葉必先除根根既除已其葉何存



然雖如是爭知此根從曠大劫來栽培深固若非舉鼎拔山之力卒難勦除未免借拄杖子威光特為諸人出熱去也卓主文一下喝一喝云勞而無功

若論此事的的用工正如獄中當死罪人忽遇獄子醉酒睡著敲枷打鎖連夜奔逃於路雖多毒龍猛虎一往直前了無所畏何故只為一箇切字用工之際果能有此切心管取百發百中



即今莫有中底麼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

拈主丈云

到者裏人法俱忘心識路絕舉步則

大海騰波彈指則須弥岌岌泥團土塊放大光

明瓠子冬瓜熾然常說然雖如是若到西峰門

下未免臂長袖短露出一椽直須廓頂門正眼

覷破空劫已前自己與今幻化色身無二無別

且道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灑卓主丈一下云



金剛喫鐵棒泥牛眼出血

辭制示衆

若論此事無尊無卑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利  
無鈍故我世尊於正覺山前臘月八夜見明星  
悟道乃言奇哉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又云  
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既無差別亦無高下從上佛祖古今知識  
乃至天下老和尚有契有證有遲有速有難有



易畢竟如何辟如諸人在此各各有箇家業暮  
然一日回光返照思憶還源或有經年而到者  
或有經月而到者或有經日而到者或有頃刻  
而到者又有至死而不到者蓋離家有遠近之  
殊故到有遲速難易之別然雖如是中間有箇  
漢子無家業可歸無禪道可學無生死可脫無  
涅槃可證終日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若也點檢  
得出釋迦弥勒與你提瓶挈鉢亦不為分外苟



或不然以拂子擊禪床兩下喝兩喝云若到諸

方切忌錯舉

示眾

若論此一段奇特之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如  
握拳展掌渾不犯纖毫之力祇為心猿擾擾意  
馬喧喧恣縱三毒無明妄執入我等相如水洗  
冰愈加濃厚障却自己靈光決定無由得現若  
是生鐵鑄就底漢子的實要明亦非造次真須



裝大志立大願殺却心猿意馬斷除妄想塵勞  
如在急水灘頭泊舟相似不顧危亡得失人我  
是非忘寢忘餐絕思絕慮晝三夜三心心相次  
念念相續割定腳頭咬定牙關牢牢把定繩頭  
更不容絲毫走作假使有人取你頭除你手足  
剗你心肝乃至命終誠不可捨到者裏方有少  
分做工夫氣味嗟乎末法去聖時遙多有一等  
泛泛之流竟不信有悟門但只向者邊穿鑿那



邊計較直饒計較得成穿鑿得就眼光落地時  
還用得著也無若用得著世尊雪山六年達磨  
少林九載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香林四十年方  
成一片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何須討許多生  
受喫更有一等漢子成十年二十年用上不曾  
有箇入處者只為他宿無靈骨志不堅固半信  
半疑或起或倒弄來弄去世情轉轉純熟道念  
漸漸生疎十二時中難有一箇時辰把捉得定



打成一片似者般底直饒弄到弥勒下生也有  
甚麼交涉若是真正本色行脚高士不肯胡亂  
打頭便要尋箇作家纔聞舉箸一言半句更不  
擬議直下便恁麼信得及作得主把得定孤迥  
迥峭巍巍淨裸裸赤灑灑更不問危亡得失只  
恁麼睡將去驀然繩斷喫擲絕後再甦看他本  
地風光何處更覓佛矣又有一偈舉似大眾急  
水灘頭泊小舟切須牢把者繩頭驀然繩斷難



迴避直得通身血迸流

萬法歸一一何歸只貴惺惺著意疑疑到情忘  
心絕處金烏夜半徹天飛

若窮此事用工極際正如空裏栽花水中撈月  
直是無你下手處無你用心處徃徃纔遇者境  
界現前十箇有五隻打退鼓殊不知正是到家  
底消息若是孟八郎漢便就下手不得處用心  
不及時猶如關羽百萬軍中不顧得喪直取顏

曹公擒關羽知其名將待之  
甚善時孫州之將顏良伐曹  
操羽欲報其恩以單騎直  
入軍中折顏良獻操而歸  
漢也



良誠有如是操略如是猛利管取彈指收功劄  
那成聖若不然者饒你參到弥勒下生也只是  
箇張上座

臘月三十日時節看者至靈柱與燈籠休更打  
瞌睡覷面當機提當機覷面覷驀然觸瞎眼睛  
照顧爛匠裏有刺

除夜小參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



不知去處謂之死大只者生死一大事乃是參  
禪學道之喉襟成佛作祖之管轄三世如來恒  
沙諸佛千變萬化出現世間蓋為此生死一大  
事之本源西天四七亦唐土二三亦以至天下老和  
尚亦出沒卷舒亦逆行順化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  
諸方禪衲不憚勞苦三十年二十年撥草瞻風  
磨棍擦袴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汝等諸人發  
心出家發心行脚發心來見高峰晝三夜三眉



毛廝結亦為此一大事之本源四生六道千劫  
萬劫改頭換面受苦受辛亦是迷此一大事之  
本源吾佛世尊捨金輪王位雪山六年苦行夜  
半見明星悟道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達磨  
大師入此土來少林面壁九載神光斷臂於覓  
心不可得處打失鼻孔亦是悟者一大事之本  
源臨濟遭黃蘗六十痛棒向大愚肋下還拳亦  
是悟者一大事之本源靈雲拋花香嚴擊竹長



慶卷簾玄沙壑拍乃至從上知識有契有證利  
生接物揔不出悟者一大事之本源多見兄弟  
家雖曰入此一門徃徃不知學道之本源不能  
奮其志因循度日今來未免葛藤引如上佛祖  
入道之因及悟道之由以為標格晚學初機方  
堪趣向且道如何趣向不見古人道若要脫生  
死須透祖師關畢竟將甚麼作關喚作竹篋則  
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若向



者裏著得一隻眼，覷得破，轉得身，通得氣，無關  
不透，無法不通。頭頭示現，物物全彰，無邊刹境，  
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所以水潦和尚見馬大師禮拜起，擬伸問，問被  
馬祖攔，曾一踏踏倒，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  
門，無量妙義，拚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德山  
見龍潭，向吹滅紙燭處，豁然大悟。次日遂將疏  
鈔於法堂上，焚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到者裏有甚麼禪  
道可參有甚麼佛法可學有甚麼生死可脫有  
甚麼涅槃可證騰騰任運任運騰騰臘月三十  
日到來管取得大自在去住自由故云自後認  
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然雖如是豎拂子  
云且道者箇是生耶是死耶若也道得便可向  
無佛處稱尊無法處說法其或未然山僧不懼  
羞慚更與諸人露箇消息以拂子作釣魚勢云



夜冷魚潛空下釣不如收卷過殘年

復舉北禪分歲烹露地白牛有味珍羞悉皆具

足高峰分歲雖則百孔千瘡也要將無作有細

切嶺頭雲薄批潭底月尖新堆釘出格安排要

使箇箇盈腸塞腹人人未絕飢虛且道與古人

是同是別舌頭具眼底試辨看

示衆

若論剋期取證如人擔雪填井不憚寒暑不分



晝夜橫也擔豎也擔是也擔非也擔擔來擔去  
縱使經年越歲以至萬劫千生於其中間信得  
及踏得穩把得定作得主曾無一念厭離心曾  
無一念懈怠心曾無一念狐疑心曾無一念求  
滿心果能有恁麼時節果能具恁麼氣既到者  
裏管取人法雙忘心識俱泯形如槁木朽株志  
若嬰兒赤子驀然擔子卒地斷爆地折求嘉千道大  
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好與三十痛捧



若謂此事參也參得悟也悟得說也說得行也行得來也來得去也去得然雖如是更須三十年始得何故兩角四蹄都過了尾巴過不得若論此事如萬丈深潭中投一塊石相似透頂透底了無絲毫間隔誠能如是用工如是無間一七日中若無倒斲某甲求墮阿鼻地獄

結制示衆

封却拄杖頭結却布袋口禁在鐵圍山枷上重



增扭有中拷出無無中拷出有痛楚百千般不  
離者窠曰大衆耳道喚甚麼作窠曰直饒明辨  
得出要見西峰那邊更那邊為人<sub>不</sub>為人一著  
子<sub>子</sub>且待三十年後

示衆

拈拄杖召大衆云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  
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箇箇  
皮下有血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箇



甚麼以拄杖。見聞即耳止，只如六根未具之  
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  
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吾今與汝保任，斯  
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忌妄通消  
息，靠拄杖下座。

若論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真疑  
便起，真疑起時，不屬漸次，直下便能塵勞頓息，  
昏散屏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纔到者般時節。



管取推門落臼若是此念不切真疑不起饒你  
坐破蒲團百千萬箇依舊日午打三更

迷中有悟悟復還迷直須迷悟兩忘人法俱遣

衲僧門下始有語話分大衆既是迷悟兩忘人

法俱遣共語話者復是阿誰速道速道

若論此事如登萬仞高山一步一步將搆至頂

唯有數步壁絕攀躋到者裏須是箇純鋼打就

底捨命拚身左睚右睚睚來睚去以上為期縱



經千生萬劫萬難千魔此心此志愈堅愈強若  
是根本不實泛泛之徒何止望崖管取聞風而  
退矣

除夜小參

一年三百六十日者看逗到今宵畢十箇有五  
雙參禪禪又不知學道道亦不識只者不知不  
識四字正是三世諸佛骨髓一大藏教根源靈  
利漢纔聞舉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天上人間



縱橫無礙然雖如是點檢將來猶是者邊底消息若謂那邊更那邊一著子直饒西天四七唐土二二以至天下老古錐敢保未徹在山僧與麼告報忽有箇漢子心憤憤口悻悻出來道高峰高峰你有甚長處開得者般大口只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示衆

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咬箸



一粒米既然如是且道即今身上著底每日口裏喫底是箇甚麼到者裏不論明與不明徹與不徹寸絲滴水也當牽犁拽把償他何故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自迷巢

若論此事正如傍牆逼狗逼來逼去逼至尖角落頭未免翻身遭他一口即今莫有遭他底麼卓拄杖一下云阿耶阿耶

學道如初不變心千魔萬難愈惺惺直須敲出



虛空髓拔却金剛腦後釘

若論此事用工之際正如打鐵船入海取如意  
寶珠相似莫問打得打不得但孟八郎打將去  
驀然一旦打得成入得海獲得珠將來呈似老  
僧不免與伊一槌擊碎何故豈不見道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若論實參實悟正如八十翁翁向逆風逆水裏  
牽一隻無底鐵船相似不問上與不上徹與不



徹直須心心無間念念無虧一步一步盡平生  
伎倆雖將去睡到著脚不得處筋斷骨折時驀  
然水轉風回即是到家消息即今莫有到家底  
麼卓拄杖一下云十萬八下

若論此事不假長劫熏修積功累德亦不問賢  
愚利鈍久習初機只貴孟八郎漢不顧危亡得  
喪教大憤志起大疑情如善財童子參勝熱婆  
羅大火聚中投身而入正恁麼時入法俱忘心



機泯絕左之右之望著磕著不是洞山麻三斤  
 定是雲門乾屎橛若還毵毵毵毵毵莫  
 道親見高峰直饒向老胡肚皮裏打一遭依前  
 乾後一星事

荅直翁居士書

來書置問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當為  
 决之俾晚學初機趣向無滯問平常心是道無  
 心是道此平常心無心之語成却多少人誤却



多少人往往不知泥中有刺笑裏有刀者何啻  
如棹捧打月接竹點天古人答一言半句如揮  
吹毛利刃直欲便要斷人命根若是箇皮下有  
血底直下承當更無擬議若撞著箇不知痛痒  
底縱饒觸髓徧地也乾沒星子事又如石中藏  
玉識者知有連城之璧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  
視之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不可向語句上著  
到且道既不在語句上畢竟在甚處著到



若向者裏薦得便知此事不假修治如身使辭  
如辭使奉極是成現極是省力但信得及便是  
何待瞳眉豎目做模打撲着箇一字儻或不然  
古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何止  
一重更須知有百千萬重在苟不教憤志精進  
下一段死工夫豈於木石之有異乎凡做工夫  
到極則處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却與前之  
無心天地相遠老胡云心如墻壁夫子三月忘



閑在小澗並  
身任安園  
寺宿池過橋  
伯敲目下月  
過橋多野色  
移石動雲根  
躬去還可此  
出期不負言

味顏回終日如愚不費鳥取捨推敲此等即是無  
心之類也到者裏能舉所舉能疑所疑雙忘雙  
泯無無亦無香嚴聞聲望雲見色玄沙拈指長  
慶卷簾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到者裏設有  
毫釐待悟心生纖塵精進念起即是偷心未息  
能所未忘此之一病悉是障道之端也若要契  
悟真空親到古人地位必須真正並至於無心三  
昧始得然與無心汝辭頗明吾復以偈證之不



得者箇爭得那箇早既得那箇大忘却者箇早然雖如  
是更須知道者箇那箇早揔是假箇早的真底早響  
咄陽燄空華早

通仰山老和尚疑嗣書

昔年敗闕早親曾早剖露早師前早今日重疑早不免早從頭  
拈出早某甲早十五歲早出家早十六為僧早十八習教早二  
十更衣入淨早慈立早三年早死限早學禪早請益早斷橋早和  
尚早令參早箇生早從何來早死後何去早意分早兩路早心不



歸一又不曾得他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擔閣  
一年有餘每日只如箇迷路入相似那時因被  
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  
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去一轉於是欣然懷  
香詣此碣塔頭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拳  
打出即關却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  
復上始得親近即問已前做處某甲一一供吐  
當下便得勦除目前所積之病却令看箇無字



後頭開裝做工夫一遍如暗得燈如懸得救自  
此方解用工處又今日日上來一轉要見用工  
次第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不可今日也恁  
麼明日也恁麼每日纔見入來便問今日工夫  
如何因見說得有緒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  
問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  
出每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  
際值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



却令人來取你後竟絕消息即與常州澤兄結  
伴同往至王家橋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  
念某甲等年幼又不曾涉途行李度牒摠被收  
却時二月初諸方掛搭皆不可討不免挑包上  
徑山二月半皈堂忽於次月十六夜夢中忽憶  
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  
此疑情頓盡打成一片直得東西不辨寢食俱  
忘至第六日辰巳間在廊下行見衆僧堂內出



不覺輒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  
祖演和尚真贊末後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  
返覆元來是這漢日前被老和尚所問拖死屍  
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  
如放下有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  
林忌日也其年恰廿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  
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鄉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  
到南明納一場敗闕室中雖則累蒙煅煉明得



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  
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  
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遽遣  
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尚在道場作掛牌時又得  
依附隨侍赴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時  
還作得主麼荅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  
麼荅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  
無聞主在甚麼處到者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



可伸和尚却囑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  
 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  
 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  
 竟在其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遵守此語奈資  
 質遲鈍轉見難明遂有龍鬚之行即自擔云拚  
 一生做箇癡漢定要見者一著子明白經及  
 五年一日寓庵宿曉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  
 推枕子墮地作聲驚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



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請訛公案古今差別  
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  
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  
太平一食無為十方坐斷如上所供並是詣實  
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室中三關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高峰禪要終

崇禎後丙寅五月日全羅道樂安理金  
華山澄光寺開刊化士印

崇禎後丙寅五月日全羅道樂安理金  
華山澄光寺開刊化士印

普告

願天眼通遙證明願天耳通遙聽聞願他心通遙鑑察  
京城內

中部第一錦蘭坊九重宮裡居住  
主上殿下壽萬歲聖恩廣大

恒為万乘之尊道眼圓明永作千秋之鑑

王云  
...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高峰禪要終

宗禎後丙寅五月日全羅道樂安理金  
華山澄光寺開刊化士印

普告

願天眼通遙證明願天耳通遙聽聞願他心通遙鑑察  
京城內

中部第一錦蘭坊九重宮裡居住  
主上殿下壽萬歲聖恩廣大

恒為万乘之尊道眼圓明永作千秋之鑑

王云  
申義技藝  
金枝玉葉之永茂鳳子龍孫之益昌











